

主持人语

你来说
我来倾听

你是不是曾经被爱情伤害过、被友情背叛过、被亲情遗弃过，憋了一肚子委屈，却不知向谁诉说？你是不是在某些时刻，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，感悟到了人生的丰富，想跟人分享，却不知从何时说起？其实，你不必把一切都藏在心里，要知道揣着秘密是一件沉重而痛苦的事。你只需要会倾听的耳朵和懂你的心。来吧，把你的心事说给我听。
倾诉热线：15137956968 18103883458

爱走远 情绵绵

栓子已至暮年，却拥有一分特殊的友谊——他和初恋情人分手20多年，他们再次相遇后，两个人冰释前嫌，最终成了至交。如今，两个家庭彼此支持，相互关照，比亲人还亲。

倾诉人：栓子(化名) 78岁
采访人：闫卫利
采访时间：4月24日

绘制
茜文

1 初恋来得很突然

那年我20岁，在涧西区读高中。我一直都是全年级数一数二的好学生，为了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，我埋头苦读。然而，爱情不期而至，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敲开了我的心扉。

那天，班主任给全班同学重新排座位，我的同桌梅(化名)被安排与别人同桌，梅大哭起来。班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谈心，才知道她不想和我调开。后来，梅如愿以偿，又坐在了我的身边，从梅充满爱意的眼神中，我知道梅喜欢我。

我这才开始打量梅。梅就像一朵初开的蔷薇，端庄秀丽，举手投足间皆透着一股掩不住的灵秀之气，这种气息撩拨着我，爱的种子开始萌芽。我们在课堂上相互学习，彼此鼓励，课下偶尔谈谈心。

1957年，梅感染了流行性感，因为她家在栾川，回家不方便，她被留校治疗，我自愿留下来护理她。梅高烧40℃，我用湿毛巾放在她的额头上给她降温，不停地给她量体温。经过一周的治疗，梅逐渐康复，之后我们的感情更深了。

2 上大学后各奔东西

1958年前后，当时我是预备党员，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。当我要转正时，校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，说梅是地主家庭出身，我和梅谈恋爱是政治立场不稳的表现，最后书记让我选择：是要党还是要地主家的小姐？我说两者都要，结果我被扣上了骄傲自满、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。之后，我的高考保送资格被取消。不过，我没有泄气，我坚信，凭自己的努力照样能考上大学。

那一年，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，梅考上了开封一所大学，我们开始了异地大学生活。我们靠书信往来传递彼此的心语，我以为我们会这样走下去，直到毕业后相聚相守，没想到爱情太脆弱，经不起考验，没过多久我们就结束了这段甜蜜的初恋。

大学生活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我们天天劳动，摸不着书本，这让我很失望，再加上十多天没有收到梅的来信，我心烦意乱，一时冲动跑到开封去看梅。

3 投石问路再起波澜

我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洛阳一家单位上班，从同学口中得知，梅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当了一名中学教师。

后来，梅打听到了我的工作，给我写信，说我们俩的两个朋友产生了矛盾，让我帮忙调解。我虽然对梅因爱生恨，但毕竟我们相爱过，所以我对梅的嘱托很上心，给两个朋友写了信，积极做思想工作。

我想等调解有了结果，再给梅回信。没想到，梅没过多久就来信责备我，说我心眼儿小，记仇。我很委屈，毫不客气地回信数落了她一通，出乎我的意料，梅不但不生气，还说我骂

没想到梅的学校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比我们学校还壮观，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，结果因擅自离校，我的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。我想不通，几天几夜睡不着觉，得了眼疾，疼痛难忍，不得不住进医院，这一住就是两个月。我怕梅担心，没给她写信。

我的好友跟梅在一个学校，该出院了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，交代他不要告诉梅我住院的事儿，信中还夹了一封给梅的信。结果，给好友的那封信被梅先看到，梅看到我的字迹和北京的邮戳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信拆了。

梅看信后很生气，认为我不在乎她，我们就在信中打起了嘴仗。这边我们关系紧张，那边梅的班长向她发起了爱情攻势，梅最终倒向了那一边。我掉进了痛苦的深渊，想想自己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，结局却如此凄惨，心中不免对梅产生恨意。梅后来给我写信，说成不了恋人我们仍是朋友，我却无法原谅她，始终不给她回信。从此，我们各奔东西。

得痛快，我不再回信，因为一想到她的背叛我的心就很痛，我一直无法释怀。我们再一次断了联系。

其实我不知道，梅跟我联系是另有意图，她想借朋友的事投石问路，试探我的态度，想跟我再续情缘。原来大学期间梅的那个班长已经结婚，梅被蒙在鼓里，他的老婆得知情况后去学校大闹一场，梅受到伤害。经历这次情感打击，梅思来想去还是忘不了我，所以她鼓起勇气跟我联系，我却冷漠以对。梅一直等我，等到28岁，听说我结婚了，她才找了个人嫁了。

4 冰释前嫌成至交

时光飞逝，转眼我们人到中年。那天上午，我和妻子在家里收拾屋子，屋门开着，一个中年妇女走到我家门口欢呼起来：我终于找到你了！我和妻子忙把客人让进屋，端茶倒水，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把客人晾起来。我以为她是妻子的朋友，妻子以为她是我的朋友，见我们俩面面相觑，客人发话了，她朝我喊道：“我是梅呀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回忆着梅的模样，再看看眼前的中年妇女，确实有几分相像，我喜出望外。

我和妻子忙着给梅做饭，梅靠着厨房门和我们说话。我笑着说：“老同学，当年你可把我害苦了……”梅也不避讳：“哎，真是对不起，那事都怨我……”妻子插话道：“该感叹的是我，没有你们的阴差阳错，哪有我和栓子的今天呀……”我们三个人边做饭边回忆，20多年悲欢离合，所有的爱与恨就像一部电影在回放，曲终人散后，留下几多感慨、几多无奈，细细品味之后，更多的是久别重逢的喜悦。

梅还是那么开朗，她称我为哥，和我的妻子以姐妹相称。我和妻子陪她去游览龙门石窟，然后梅回栾川老家探亲，回程时又到我家住了两天。此后，梅常常带孩子来我家走亲戚，我和妻子也带孩子去梅家，梅的爱人热情好客，每次出差途经洛阳，总要到我家小聚。我们两家就像亲戚一样彼此牵挂、彼此祝福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，那年妻子患重病，梅听说后，在当地找了一位名医，要我带上妻子去她那里治疗。从梅家到医院不通公交车，梅和她的丈夫找了架子车拉着我去看病，我们在梅家吃住了两个月，我给钱，梅和她的丈夫坚决不要，梅说：“我们是好朋友，请不要见外。”

如今，我和梅退休多年，我们常常通电话，问问彼此的身体状况、家庭状况，我们每年至少要聚一次，每次相聚都会有莫名的感动和幸福盈满心间。我们是初恋情人，却早已褪去了爱的色彩；我们是老同学加老友，却比友谊多了一抹色彩。感谢我们在最美好的年华相遇，才收获了后半生温暖的情谊。

